

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六號註冊執照

蔡東藩著

清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三冊

(35)

目錄

第一回	溯往事慨談身世	述前朝細敘源流	一
第二回	喪二祖誓師復讎	合九部因讎致敗	五
第三回	祭天壇雄主告七恨	戰遼陽庸帥覆全軍	一一
第四回	熊廷弼守遼樹績	王化貞棄塞入關	一七
第五回	猛參政用礮擊敵	慈喇嘛偕使傳書	二四
第六回	下朝鮮貝勒旋師	守甯遠撫軍奏捷	三〇
第七回	爲敵作僂滿主入邊	因間信譏明帝中計	三六
第八回	明守將獻城賣友	清太宗獲璽稱尊	四二
第九回	朝鮮主稱臣乞降	盧督師忠君殉節	四八
第十回	失輜重全軍敗績	迷美色大帥投誠	五四
第十一回	清太宗賓天傳幼主	多爾袞奉命略中原	六一
第十二回	失愛姬乞援外族	追流賊忍死雙親	六七
第十三回	闖王西走合浦還珠	清帝東來神京定鼎	七五
第十四回	抗清廷丹忱報國	屠揚州碧血流芳	八一
第十五回	棄南都昏主被囚	捍孤城遺臣死義	八七

(一冊)

第十六回	南下壓兵明藩覆國	西征奏凱清將蒙誣	九三
第十七回	立宗支粵西存殘局	殉偏疆巖下表雙忠	九九
第十八回	勦新儀太后聯婚	報宿怨中宮易位	一〇六
第十九回	李定國竭忠扈駕	鄭成功仗義興師	一一三
第二十回	日暮途窮投身異域	水流花謝撒手塵寰	一二〇
第二十一回	弑故主悍帥微功	除大慙冲人定計	一二七
第二十二回	蓄逆謀滇中生變	撤藩鎮朝右用兵	一三四
第二十三回	馳僞檄四方響應	失勇將三桂回軍	一四一
第二十四回	兩親王因敗爲功	諸強藩束手聽命	一四八
第二十五回	僭帝號遭疾伏冥誅	集軍威破城殲叛孽	一五五
第二十六回	臺灣島戰敗降清室	尼布楚訂約屈俄臣	一六三
第二十七回	三部內閭禍起蕭牆	數次親征蕩平朔漠	一七〇
第二十八回	爭儲位家嗣被黜	罹文網名士沈冤	一七六
第二十九回	聞寇警發兵平藏衛	苦苛政倡亂據臺灣	一八二
第三十回	暢春園聖祖賓天	乾清宮世宗立嗣	一八九
第三十一回	平青海驅除叛酋	頒殊諭慘戮同胞	一九六
第三十二回	兔死狗烹功臣駢戮	鴻罹魚網族姓株連	二〇二
第三十三回	畏虎將準部乞修和	望龍髯苗疆留遺恨	二〇九

第三十四回	分八路進平苗穴
第三十五回	征金川兩帥受嚴刑
第三十六回	御駕南巡名園駐蹕
第三十七回	滅準部餘孽就殲
第三十八回	遊江南中宮截髮
第三十九回	傳經略暫平南服
第四十回	平海島一將含冤
第四十一回	太和殿受禪承帝統
第四十二回	誤軍機屢易統帥
第四十三回	撫賊寨首領遭擒
第四十四回	布德揚威連番下詔
第四十五回	撫叛兵良將蒙冤
第四十六回	兩軍門復讎慰英魄
第四十七回	聞警回鑾下詔罪己
第四十八回	恩慶祥敗死回疆
第四十九回	征浩罕王師再出
第五十回	飲鴆毒姑婦成疑案
第五十一回	林制軍慷慨誓師

祝千秋暗促華齡	二一六
降蠻酋二公膺懋賞	二二二
王師西討叛酋遭擒	二三〇
盪回疆貞妃殉節	二三七
征緬甸大將喪軀	二四四
阿將軍再定金川	二五二
定外藩兩邦偪服	二五八
白蓮教倡亂釀兵災	二六六
平妖婦獨著芳名	二七二
整朝綱權相伏法	二七九
擒渠獻馘逐載報功	二八六
勦海寇統帥奏捷	二九三
八卦教煽亂鬧皇城	三〇〇
護喪嗣統邊報驚心	三〇八
智楊芳誘擒首逆	三一五
勦叛獠欽使報功	三二二
焚鴉片中外啓兵端	三三〇
琦中堂昏庸誤國	三三七

(三册)

第五十二回	關提督粵中殉難	弈將軍城下乞盟	三四四
第五十三回	效尸諫宰相輕生	失重鎮將帥殉節	三五二
第五十四回	弈統帥因間致敗	陳軍門中毆歸仁	三五九
第五十五回	江甯城萬姓被兵	靜海寺三帥定約	三六五
第五十六回	怡制軍巧結臺灣獄	徐總督力捍廣州城	三七二
第五十七回	清文宗嗣統除奸	洪秀全糾衆發難	三七九
第五十八回	欽使迭亡太平建國	悍徒狡脫都統喪軀	三八五
第五十九回	略中丞固守長沙城	錢東平獻取江南策	三九二
第六十回	陷江南洪氏定制	攻河北林曾挫威	三九九
第六十一回	粵水師衡陽發輒	發援卒岳州鏖兵	四〇六
第六十二回	湘軍屢捷水陸揚威	畿輔復安林李授首	四一二
第六十三回	那拉氏初次承恩	圓明園四春爭寵	四一九
第六十四回	羅先生臨陣傷軀	沈夫人佐夫抗敵	四二五
第六十五回	瓜鎮喪師向營失陷	韋楊斃命洪酋中衰	四三二
第六十六回	智統領出奇制勝	愚制軍輕敵遭擒	四四〇
第六十七回	四國耀威津門脅約	兩江喋血戰地埋魂	四四八
第六十八回	戰皖北諸將立功	退丹陽大營又潰	四五六
第六十九回	開外釁失律喪師	締和約償款割地	四六二

第七十回	開國喪長悲國士	護慈駕轉忤慈顏	四六九
第七十一回	罪輔臣連番下詔	勦劇寇數路進兵	四七六
第七十二回	曾國荃力却援軍	李鴻章借用洋將	四八三
第七十三回	戰浙東包圍練死藝	克江甯洪天王覆宗	四九〇
第七十四回	僧親王中計喪軀	曾大帥設謀制敵	四九九
第七十五回	潰河防捻徒分竄	斃敵首降將升官	五〇七
第七十六回	山東圍勦悍酋成擒	河北解嚴渠魁自盡	五一五
第七十七回	戮權閹丁撫守法	辦教案曾侯遭譏	五二〇
第七十八回	大婚禮成坤閣正位	撤籬議決乾德當陽	五二九
第七十九回	因歡成病忽報彌留	以弟繼兄旁延統緒	五三六
第八十回	吳侍御尸諫效忠	曾星使功成改約	五四四
第八十一回	朝日生嫌釀成交涉	中法開釁大起戰爭	五五二
第八十二回	棄越疆中法修和	平韓亂清日協約	五六〇
第八十三回	移款築園撤籬就養	周齡介壽聞戰驚心	五六六
第八十四回	葉志超敗走遼東	丁汝昌喪師黃海	五七二
第八十五回	失律求和馬關訂約	市恩索謝虎視爭雄	五七九
第八十六回	爭黨見新舊暗閥	行新政母子生嫌	五八七
第八十七回	慈禧后三次臨朝	維黨新六人畢命	五九五

(四册)

第八十八回	立儲君震驚匕鬯	信邪術擾亂京津	六〇一
第八十九回	袒匪殃民聯軍入境	見危授命志士成仁	六〇八
第九十回	傳諫草抗節留名	避聯軍蒙塵出走	六一六
第九十一回	悔罪乞和兩宮返蹕	出使歸國二女入園	六二五
第九十二回	居大內開耗哭遣臣	處局外嚴旨守中立	六三二
第九十三回	爭密約侍郎就道	返欽使憲政萌芽	六四〇
第九十四回	倚翠偎紅二難競爽	剖心刎頸兩地招魂	六四七
第九十五回	遭奇變醇王攝政	繼友志隊長亡軀	六五五
第九十六回	二顯官被譴回籍	衆黨員流血埋冤	六六二
第九十七回	爭鐵路蜀士遭囚	興義師鄂軍馳檄	六七一
第九十八回	革命軍雲興應義舉	攝政王廟誓布信條	六八〇
第九十九回	易總理重組內閣	奪漢陽復失南京	六八九
第一百回	舉總統孫文就職	遜帝位清祚告終	六九五

第五十一回 林制軍慷慨視師 琦中堂昏庸誤國

却說英國發兵的警報，傳到中國，清廷知戰釁已開，命林則徐任兩廣總督，責成守禦，調鄧廷楨督閩防，扼閩海。則徐留心洋務，每日購閱外洋新聞紙，陰探西事，聞英政府已決定主戰，急備戰船六十艘，火舟二十隻，小舟百餘隻，募壯丁五千，演習海戰。自己又親赴獅子洋，校閱水師，軍容頗盛。能文能武，是個將相材。道光二十五年五月，特書年月，誌國恥之緣起。英軍艦十五艘，汽船四艘，運送船二十五艘，船艙相接，旌旗蔽空，駛至澳門口外，則徐已派火舟堵塞海口，乘着風潮出洋，遇著英船，放起一把火來。英船急忙退避，已被燬去杉板船兩隻。

英將伯麥，賄募漢奸多名，令偵察廣東海口，何處空虛，可以襲入。無奈去一個，死一個，去兩個，死一對。最後有幾個漢奸，死裏逃生，回報伯麥，說海口布得密密層層，連漁船蟹戶，統爲林制台效力，不但兵船不能進去，就使光身子一個人，要想入口，也要被他搜查明白。若有一些形迹可疑，休想活着。看來廣東有這林制台，是萬萬不能進兵呢。伯麥道：「我兵跋涉重洋，來到此地，難道罷手不成？」漢奸道：「中國海面，很是延長，林制台只能管廣東，不能帶管別省，別省的督撫，那裏個個像這位林公，此省有備，好攻那省，總有破綻可尋；而且中國的京師，是直隸，直隸也是沿海省分，若能攻入直隸海口，比別省好得多哩。」爲虎作倀，煞是可恨！伯麥聞言大喜，遂率艦隊三十一艘，向北進駛。

則徐探悉英艦北去，飛咨閩浙各省，嚴行防守。閩督鄧廷楨，早已佈置妥帖。預募水勇，在洋巡邏，見英船駛近廈門，水勇便扮做商民模樣，乘夜襲擊，行近英艦，突用火罐噴筒，向英艦內放入，攻壞英艦舵帆，焚斃英兵數十。英兵茫無頭緒，還道是海盜偷襲，連忙抵敵。那水勇却蕩着划槳，飛報內港去了。伯麥修好舵帆，復進攻廈門，金廈兵

備道劉曜春，早接水勇稟報，固守礮臺，囊沙壘垣，敵礮不能洞穿，那砲臺還擊的彈力，很是利害，響了數聲，把敵艦轟壞好幾艘。伯麥料廈門也不易入，復趁著東北風，直犯浙海。

浙海第一重門戶，便是舟山，四面皆海，無險可扼。浙省官吏，又把舟山羣島，看作不甚要緊的樣子。英艦已經駛至，還疑外國商船，毫不防備。當沿海戒嚴時，就使是外國商船，亦須稽查，況明明是兵艦乎？英人經粵閩二次懲創，還不敢陡然登岸，只在海面游弋。過了兩三天，並沒有兵船出來襲擊，遂從羣島中駛入，進薄定海。定海就是舟山故地，因置有縣治，別名定海，後來遂把定海、舟山，分作兩地名目。定海設有總兵，姓張名朝發，平時到也懷着忠心，只謀略却欠缺一點，囊貯無私。不去襲擊外洋，專知把守海口。英艦二十六艘，連檣而進，朝發方下令防禦。中軍游擊羅建功，還說外洋砲火，利水不利陸，請專守城池，不必注重海口。越是大夫，越說軟話。朝發道：「守城非我責任，我專領水師，但知扼住海口，不令敵兵登岸，便算盡職。」隨督師出港口。

英將遣師投函，略說：「本國志在通商，並非有意激戰，只因廣東林鄧二督，燒我鴉片烟萬餘箱，所以前來索償。若賠我煙價，許我通商，自應應兵回國。」等語。朝發叱回，令軍士開砲轟擊，英艦暫退。翌晨，英艦復齊至港口，把大砲架起，桅檣上面，接連轟入，勢甚凶猛。港內守兵，抵當不住，船多被燬。朝發尙冒死督戰，左股上忽中一彈，向後暈倒。親兵趕即救回，於是紛紛潰退。英兵乘勝登岸，岸薄定海城下。定海城內無兵，知縣姚懷祥，遣典史金福，招募鄉勇數百，甫至即潰。懷祥獨坐南城上，見英兵緣梯上城，奔赴北門，解印交僕送府，自刎死。朝發回至鎮海，亦創重而亡。

收報到京，道光帝即命兩江總督伊里布，赴浙視師。伊里布尙未抵浙，英將伯麥，復遣書浙撫，浙撫烏爾恭額，料知書中，沒甚好話，不願拆閱，竟將原書發還。伯麥方擬進攻，適領事義律至軍，請分兵直趨天津。伯麥依言，遂與義律率軍艦八艘，向天津進發。

道光帝因定海失守，未免憂慮，常召王大臣會議。軍機大臣穆彰阿以諂諛道寵，平時與林則徐等本不相和，協至是遂奏林則徐辦理不善，輕開戰釁，宜一面懲辦林則徐，一面再定和戰事宜。又是一個和珅。道光帝尚在未決，忽由直隸總督琦善遞上封奏一本，內稱「英國兵船駛至天津海口，意欲求撫。我朝以大字小，不如俯順外情，能兵息事爲是。」此等言語，最足熒惑主觀。且粵督林則徐辦理禁煙，亦太操切，伏乞皇上恩威並濟，執兩用中」等語。道光帝覽了奏牘，又去召穆彰阿商量。穆彰阿與琦善本是臭味相投的朋友，穆彰阿要害林則徐，琦善自然竭力幫忙。況且這班奸臣，屈害忠良，是第一能手，欲要他去抵禦外人，他却很是怕死，一些兒沒能耐。

相傳義律到津，直至總督衙門求見。琦善聞英領事來署，當即迎入，義律取出英議會致中國宰相書，交與琦善。琦善本由大學士出督直隸，展開細瞧，半字不識，隨令通事譯讀。首數句無非說東粵燒烟，起自林鄧二人，春間索償，被他訴逐，所以越境入浙，由浙到津。琦善聽了，尚不在意。後來通事又譯出要約六條，隨譯隨報。看官！你道他要求的是什麼款子？小子一一開錄如下。

第一條 賠償貨價。

第二條 開放廣州、福建、廈門、定海、上海爲商埠。

第三條 兩國交際，用平等禮。

第四條 索賠兵費。

第五條 不得以英船夾帶鴉片，累及居留英商。

第六條 盡裁洋商（經手華商）浮費。

琦善聽畢，沈吟了好一會，方向義律道：「汝國既有意修和，那時總可商議。明日請貴兵官來署宴敘便了。」義律別去，次日，琦善令尉役備好筵宴，專待客到。約至已牌時候，英國水師將弁二十餘人，統是直挺挺雄糾糾的

走入署中。琦善接入，見他威武非凡，不由的心頭亂跳。見了二十多人，個個已畏懼，若多至十倍百倍，定然向他下拜了。英兵官雖不能直接與他談論，然已瞧透他畏怯情狀，便箕踞上坐，命隨來的通事傳說，本國已發大兵若干萬，砲船若干艘，即日可到中國。若中國不允要求，請毋後悔。這番言語，嚇得琦善面色如土，忙央通事說情，願爲轉奏。英將弁眉飛色舞，樂得大嚼一回，喫他個飽。席散後，琦善便據事奏陳，當由穆彰阿一力推薦，道光帝便命琦善赴粵查辦。琦善聞命，即與英領事義律約定赴粵議款。義律等徐返舟山，琦善入京聽訓，造膝密陳，廷臣多未及聞知。迨琦善出京，部中接山東巡撫託渾布奏報，略稱：「義律等自津回南，路過山東，接見時很是恭順。大約爲自己寫照。今因琦中堂赴粵招撫，彼亦返粵聽命。」云云。嗣又接到伊里布奏本，據說：「與英人訂休戰約，願還我定海」等語。部臣方識琦善伊里布統是一班和事老，有幾個見識稍高，已料到後來危局，然內有穆彰阿，外有琦善伊里布，內外朋比，說亦無益，還是得過且過，做個仗馬寒蟬。這也難免誤國之罪。

這且慢表，且說林則徐方加意海防，嚴緝私販，每月獲到販煙人犯，總有數起，則徐一一奏聞。起初接到廷寄，多是獎勵的話頭，一日傳到京抄，上載大學士琦善奉旨赴粵查辦，則徐不禁浩歎，正扼腕間，又接批發奏摺的硃諭道：

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拏犯法，亦不能淨盡，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又以何詞對朕也。特諭。

則徐覽畢無語，幕友在旁瞧着，不禁氣憤，隨道：「大帥這般盡力，反得這般批諭，令人不解。」則徐嘆道：「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古今來多出一轍。林某自恨不能去邪，所以遭此疑謗。現既奉諭申斥，不得不自去請罪。」隨即磨墨濡毫，草擬請罪摺子，并加附片，願戴罪赴浙投營效力，當下交給幕友臚清，即日拜發。甫發奏摺，又來嚴旨一

前因鴉片煙流毒海內，特派林則徐馳往廣東海口，會同鄧廷楨查辦，原期肅清內地，斷絕來源，隨地隨時妥爲辦理。乃自查辦以來，內而奸民犯法，不能淨盡；外而私販來源，並未斷絕。本年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盛京等省，紛紛徵調，糜餉勞師。此皆林則徐辦理不善之所致。林則徐鄧廷楨，着交部分別嚴加議處。兩廣總督，着琦善署理，未到任以前，着怡良暫行護理。欽此。

越數日，大學士署理兩廣總督琦善到任，此時粵督印信，已由林則徐交與怡良。怡良復交與琦善。琦善接印在手，別樣事不暇施行，先查刺林則徐罪狀，怎奈遍閱文書，無瑕可摘。隨召水師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鈺等入見，責他首先開釁，此後須要格外謹慎，方可免咎。關李等憤氣填胸，只因總督係頂頭上司，不好出言辨駁，勉強答應而退。琦善擺着欽差架子，也不出送。

忽巡捕傳進英領事義律來文，琦善忙卽展開，閱罷，急下令將沿海兵防，盡行撤退，并舊募之水勇漁艇，一律解散。還是怡良聞着此信，趕到督署探問，琦善把義律來書，交與怡良瞧閱。口中却說道：「兄弟並不是趨奉洋人，只聖上已經主撫，不得不從圓一點。照英領事的書中，要我退兵，我只得把兵撤退，推誠相與，方好成全撫議。」明是畏敵如虎，反說得與己無涉。怡良道：「夷情叵測，不可不防，還求中堂明察。」琦善捋鬚笑道：「兄弟在直隸時，已與義律面約休戰，還怕什麼？」小驕拙着大驕。怡良無可再說，隨卽告別。

琦善方欣欣得意，專等義律來署議款，等了數日，毫無消息。只有屬員來報，或說是獲住漢奸，或說是捕到私販，或說是英艦出入海口，偵探虛實。惹得琦善性起，大怒道：「好好一個中國，都被這等混帳東西，鬧成這種模樣，是自己說自己。」此後若再來嘗試，定不姑貸。屬員拖着這個頂子，大家都回到衙中，吃着睡着，樂得安逸，不管閑帳。

琦善又招了一個粵人鮑鵬，作爲繙譯官，差他往來傳信。鮑鵬曾向西商處，充過買辦，爲義律所奴視。琦中堂偏當他作奇材看待，言無不聽，計無不從。因此義律越知琦善無能，日夜增船增炮，造攻具，招納叛亡，准備角戰。琦善

却一些兒不防，一些兒不備，只叫鮑鵬催促義律覆音。

這日鮑鵬帶來覆文一角，琦善即命鮑鵬譯出，內說：「前索六款，統求准議，還請割讓香港一島，畀英國兵商寄居，是否限三日答覆！」這封書便是外人所說哀的美敦書，是挑戰的意思。琦善頓足道：「這都是林則徐闖出來的禍祟，他既要我准他六款，還要什麼香港一島，如何是好？」鮑鵬道：「香港是海口荒島，就使允給了他，也沒甚要緊。」分明是個漢奸。琦善道：「這個却未便照准。」鮑鵬道：「書中限期，只有三日，三日不覆，他便要率兵進港來了。」琦善道：「你却去對英領事說，叫他靜心伺候，待我出奏，再行答覆。」鮑鵬應命而去。琦善却令幕賓修了一個模糊影響的奏摺，拜發出去。

隔了兩宿，鮑鵬回報義律不肯遵命，說是：「且開了仗，再好議和。」琦善大驚，正在慌張，沙角砲臺將陳連升、賈文請援，琦善不願發兵，仍遣鮑鵬赴英艦議和。鮑鵬陽雖應命，暗中却往別處耽擱了好幾天。琦善還道他磋商和議，不加着急，忽由飛騎來報：「陳副將連升與英兵開戰，轟斃英兵四百多人，後因火藥傾盡，力竭身亡，連升子舉鵬與千總張清鶴統已陣歿。沙角砲臺已失陷了。」琦善道：「有這麼事！」竟像作夢。接連又報：「大角砲臺亦被英人陷沒，千總黎志安受傷出走。」琦善皺眉道：「我已着鮑鵬去止英兵，什麼鮑鵬不來，英兵只管進攻。」

語未畢，署外傳進手本，乃總兵李廷鈺求見。琦善道：「我沒有傳他回省，他來做什麼？」真心皆蛋。傳遞手本的巡捕，答稱李鎮台說有緊急事情，因此進省稟見。琦善方命傳入，相見畢，廷鈺稟道：「沙角大角兩砲臺俱已陷落，英兵已進攻虎門，請大帥急速發兵，由卑鎮帶去把守。」琦善道：「我奉旨前來議撫，並不是與英開戰，怎好添兵尋衅？」夢人說夢話。廷鈺道：「英兵不願就撫，奈何？」琦善道：「我已着鮑鵬前去相商，諒無不成，明後日便可沒事。老兄不必過慮！」廷鈺道：「大帥不要過信鮑鵬，鮑鵬前曾私販煙土，犯過罪案，倘再被他通洋舞弊，恐怕禍患不淺。」琦善閉着目，只是搖頭。廷鈺下淚道：「虎門係粵東門戶，虎門一失，省城萬不能保。廷鈺等死不足惜，大帥恐

亦未便。」說到這一句，琦善方張目道：「據你說來，是必要添兵的。現調兵二百名，給你帶去，可好麼？」廷鈺道：「二百名不夠分布。」琦善道：「再添三百，湊成五百，想總夠了。」好像買賣人論價，可笑之至。廷鈺方起身告辭，琦善又道：「老兄帶了五百兵出去，只可黑夜中潛渡，若被英人得知，責我添兵，那時萬不肯就撫了。」廷鈺又氣又笑，告別出外，急赴虎門守威遠砲臺去了。

琦善正遣發廷鈺出署，見鮑鵬進來，好像得了寶貝，忙問撫議如何？鮑鵬答稱義律必欲照約，方許退兵。琦善道：「你如何今日纔來？」鮑鵬道：「卑職前日奉命前去義律，只是不見，守候數日，方得見他，磋商許久，仍無成議。只是請大帥允准要約，非但把砲臺歸還，連定海亦即交付。」琦善道：「你再去與他商議，前六款中，煙價償他若干，廣州可以開放，香港亦可婉商，餘事待後再談。」鮑鵬去了一會，又回報：「義律已經首肯，請大帥出訂和約。」琦善道：「話雖如此，但我尚未奏准，如何與他訂約？」鮑鵬道：「可去訂一草約，然後奏准未遲。」琦善從鮑鵬言，借查閱砲位爲名，與義律會於蓮花城，願償煙價七百萬圓，并許開放廣州，割讓香港。義律亦許歸還定海及沙角大角兩砲臺。雙方議定草約，琦善還署，即咨伊里布接收定海，一面即據義律來文，說出不得不撫情形，奏達清廷。道光帝未經大創，安肯遽允？即命御前大臣奕山爲靖逆將軍，提督楊芳尙書蔭文爲參贊大臣，赴粵剿辦，並降旨道：

覽奏，曷勝憤懣。不料琦善怯懦無能，一至於此！該夷兩次在浙江粵東肆逆，攻占縣城砲台，傷我鎮將大員，荼毒生民，驚擾郡邑，大逆不道，覆載難容，無論繳還定海，獻出砲台之語，不足深信，即使真能退地，亦只復我疆土，其被戕之官兵，罹害之民人，切齒同仇，神人共憤。若不痛加剿洗，何以伸天討而示國威？奕山蔭文兼程前進，迅即馳赴廣東，整我兵旅，殲茲醜類，務將首從各犯，通夷漢奸，檻送京師，盡法處治。至琦善身膺重寄，不能聲明大義，拒絕要求，竟甘受其欺侮，已出情理之外，且屢奉諭旨，不准收受夷書，胆敢附摺呈遞，代爲懇求，是何居心？

且據稱同城之將軍都統巡撫學政及司道府縣均經會商何以摺內阿精阿怡良等並未會銜所奏顯有不實琦善着革去大學士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欽此。

琦善接旨不由的身子發抖又聞伊里布亦奉飭回任料知朝廷變了和議將來如何答覆英人惶急了數天忽又接到京中家報說是家產都要籍沒了心中一急昏暈倒地不省人事家不可忘國恰可賣正是內家而外國義本同休戚誤國即誤家身敗名亦裂。

未知琦善性命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焚煙之舉雖未免過激然使省省有林鄧則善戰善守英何能爲且但患畏葸不患孟浪本出自宣宗之口林鄧二公不過奉上而爲之耳何物穆彰阿敢行煽蔽妨賢病國縱敵殃民弛一日之大防釀百年之遺毒不知者謂鴉片之禍起自林文忠知者則固謂在彼不在此也琦善奸黨右穆左林墮事實長寇讎莫此爲甚讀此回令人惋惜又令人憤激雖本事實之不平亦由抑揚之得體。

第五十二回 關提督粵中殉難 奕將軍城下乞盟

却說琦善聞家產籍沒頓時昏絕經家人竭力施救方漸漸酥醒垂着淚道：「早知英人這樣利害朝局這樣反覆，穆中堂這樣坐視，我也不出來了！」悔已無及。於是再召鮑鵬密議。鮑鵬道：「大人不必着急，總叫得英人歡心，不與大人爲難。後事歸後人處置，大人即可脫然無累了。」琦善思前想後，亦沒有救急法子，只得搜羅歌女擺列盛筵，時常請英使享宴，遷延時日。這英領事義律及英將伯麥等抱着始終不讓的宗旨，外面却與琦善周旋，大飲大吃，酒酣耳熱，還抱着歌女取樂。廣東鹹水妹，類是從此起。正在花天酒地時候，朝旨已下，琦善接讀朝旨，方悉家產

籍沒的原因，實是怡良一奏而起。小子先錄登當時的上諭道：

香港地方緊要，前經琦善奏明，如或給與，必致屯兵聚糧，建台設砲，久之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旋又奏請准其在廣東通商，並給與香港泊舟寄住，前後自相矛盾，已出情理之外。況此時並未奉旨允行，何以該督即令其公然占踞？怡良所奏，曷勝憤懣！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格外施恩，且伊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形，妄稱地理無要，可扼軍器，無利可恃，兵力不堅，民心不固，摘舉數端，危言要挾，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誤國，實屬喪盡天良。琦善著即革職拏問，所有家產，即行查抄入官。欽此。

琦善讀畢，眼淚復如泉水湧下，隨道：「我與怡良，無讎無隙，如何把我參奏？且他的奏稿中，不知說的什麼說話，真是可恨！」責人不責己。當下着人到撫署中，抄出怡良奏稿，回報琦善，由琦善接瞧道：

自琦善到粵以後，如何辦理，未經知會到臣，忽外間傳說：「義律已在香港出有偽示，逼令彼處民人歸順彼國」等語。方謂傳聞未確，蠱惑人心，隨據水師提督轉據副將稟抄偽示前來，臣不勝駭異。惟大西洋自前明寄居香山縣屬之澳門，相沿已久，均歸中國之同知縣丞管轄，而議者猶以爲非計。今該夷竟敢脅天朝士民，占踞全島，該處去虎門甚近，片帆可到，沿海各州縣勢必刻刻防閑，且此後內地犯法之徒，必以此爲藏納之藪，是地方既因之不靖，而法律亦有所不行，更恐犬羊之性，反覆無常，一有要求不遂，必仍非禮相向，雖欲追悔從前，其何可及？伏思聖慮周詳，無遠不照，何待臣臆慮過計？但海疆要地，外夷公然主宰，並敢以天朝百姓稱爲英國之民，臣實不勝憤懣。第一切駕馭機宜，臣無從悉其顛末，惟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欽奉諭旨調集兵丁，預備進剿，并令琦善同林則徐、鄧廷楨妥爲辦理，均經宣示。臣等晤見時，亦請添募兵勇，以壯聲威，固守虎門砲台，防堵入省要隘。今英夷窺伺多端，實有措手莫及之勢。現既見有夷文偽示，不敢緘默，謹照錄以聞。

琦善瞧完，又氣又懼，急得手足冰冷。忽有水師提督關天培遞來急報，說：「英艦復來攻虎門，請派兵速援！」

琦善此時，已如死人一般，還有什麼心思去顧虎門？隨把急報攔起，一概不管。

原來英領事義律，已聞清廷主戰消息，與伯麥定議續攻，趁奕山楊芳隆文等未曾到粵，即調齊兵艦，高扯紅旗，向虎門進發。水師提督關天培，正守靖遠砲台，一面飛速請援，一面督軍防禦。遙見英艦如飛而至，天培督令軍士開砲，砲聲數響，到也擊著英艦數艘，可恨未中要害，只把鐵甲上面打破了幾個窟窿。英艦冒險衝入，兩下裏砲聲震天，轟個不住。天培手下，多中砲倒斃，只望援軍前來接應，誰知相持多時，毫無援音。英艦得步進步，所發砲彈，越加接近，宛如雨點雷聲，沒處躲避。驀然間一顆飛彈，從天培頭上落來，天培把頭一偏，那彈正中左臂，接連又是數顆彈丸，把天培身邊幾個親兵，大半擊倒。兵士便譁亂起來，你逃我走，個個要管自己的性命。天培左臂受傷，已忍痛不住，又見兵士紛紛潰敗，大呼道：「一英人可惡！琦善可恨！天培從此殉國了！」恨千古，就將手中的劍，向頸上一抹，一道魂靈，直升天府。

英人乘勝登岸，佔據了靖遠砲台，轉攻威遠橫檔兩砲台。兩砲台上的守兵，已自聞風奔潰。總兵李廷鈺，副將劉大忠，禁止不住，也只得退走。眼見得兩砲台盡陷，虎門失守，英人將虎門各隘，所列大砲三百餘門，及上年林則徐購得西洋砲二百餘門，統行奪去。并且長驅直入，進薄烏涌。烏涌距省城只六十里，鎮守員是總兵祥福，率同游擊沈占鰲，守備洪連科，竭力拒戰，殺了一兩日，寡不敵衆，彈藥又盡，祥總兵及麾下二將，臨敵捐軀，同時畢命。大帥怕死，陣將雖死無益。省城大震。幸虧參贊大臣楊芳，率湖南兵數千至城內，楊參贊素有威名，人心賴以少安。

是時畏懦無能的琦善，已由副都統英隆，奉旨押解進京。只怡良尚任巡撫，即與楊芳相見。當下談起琦中堂議撫事情，怡良道：「琦中堂在任時，單信任漢奸鮑鵬墮了英領事義律詭計，一切措置，力反林制台所爲。林制台處處籌防，琦中堂偏處處撤防，所以英人長驅直入。現在虎門險要，已經失去，烏涌地方，又復陷落，省城危急異常。幸逢參贊馳至，還好仗着英威，極力補救。」楊芳道：「琦中堂太覺糊塗，撫議未成，如何就自撤藩籬？現在門戶已